



徐樹錚與我（七）

·吳國柄·

陪徐專使考察歐美日本各國記

吳國柄博士早歲留學歐洲時，適逢北京政府特派徐樹錚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專使，吳博士以青年學者奉駐英使館電召，在倫敦會見徐專使以備諮詢，頗受徐專使賞識，被委為考察團隨員及副官長，隨同徐樹錚工作。文中除考察見聞外，兼及巴黎和會側聞、徐樹錚遇害秘辛，及認識馮玉祥之經過頗具史料價值。

編者

福特新發明汽車時是這個樣子，以後就不同了。

那時美國的工業蓬勃發展，各式各樣的機器在發展、改變，數量驚人。

「1. 機件——螺絲是必要的，於是有人專門做螺絲，供給各式各樣機器之用，接著有更多人做，就普遍化了。」

徐專使樹錚將軍帶領我們一行參觀美國福特工廠後，到汽車製造業工會，工會房子很新式和

歐洲不同，參觀辦公室後，到講堂。工會理事長介紹一位工程師講美國汽車製造的情形。

工程師說：「很多人誤會每一種牌子汽車的

車架、機器、輪胎、車身是同一個工廠做的，在

做不同樣式的輪子，供應不同種類汽車之所需。

上需要很多零件、彈簧、活塞、活塞圈，於是有

(七) 我與徐樹錚

美國汽車工業概況

徐專使樹錚將軍帶領我們一行參觀美國福特

工廠後，到汽車製造業工會，工會房子很新式和歐洲不同，參觀辦公室後，到講堂。工會理事長

介紹一位工程師講美國汽車製造的情形。

工程師說：「很多人誤會每一種牌子汽車的

車架、機器、輪胎、車身是同一個工廠做的，在

做不同樣式的輪子，供應不同種類汽車之所需。

上需要很多零件、彈簧、活塞、活塞圈，於是有

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，湖北建始人，曾任漢

口市政府參事兼工程主任。防空司令部工程

處長，軍政部技正，現從事著述與工程教學

工作。圖為吳博士民國十四年在倫敦留學任

徐樹錚專使團工兵少校副官長時留影。

專門做大、小彈簧、活塞、活塞圈的工廠。

「6. 關於電器方面：汽車沒有電不能行動，所以汽車和電分不開。電用火塞專門點火的。另外分電盤、蓄電瓶、發電機、電燈、馬達等，這也不是一個工廠能做的，而是有專門的工廠生產。

「7. 汽車燈的開關、剎車的開關，這些東西很複雜、很精細，有專門的工廠生產。

「8. 方向盤、變速器、離合器、剎車用的器具，這些東西都是很專門、精細的，每一種東西都有很大的工廠，很好的工程人員設計、承辦。

「車子大小、載重不同，所以設計也不同。再者，車身有玻璃窗、擋風玻璃，很複雜，都是大工廠做小東西，產品供給有廠牌的汽車之用。」

我問：「汽車牌子從那來的？」他說：「工程師配合工人的手藝畫出圖樣，這些圖不是畫山水畫，而是很精細的，一點一劃都有用處，工程師設計好圖樣後，到各工廠買零件湊成一部車子，這部車子的設計人叫什麼名字，車牌就用他的名字。例如福特轎車是福特這個人設計的，所以取名福特。」

「汽車是某人設計的式樣，但零件從外面買來的，因為零件太多，所以每個零件取個號碼，買時就說買幾號零件即可，又因理論上的關係，

不能零賣，要買一套。例如：活塞圈有兩種：壓力圈和油圈，買的時候一定要買兩種。因為這個原因，汽車製造不是一個工廠能做的。」

「每個工廠的產品印成目錄，上有號碼、價錢，汽車工廠要買零件時，根據目錄購買。現在中國的汽車還不普遍，以後回中國可以購買美國

的零件，又便宜又好。」專使說：「以後不要買整部車，只要買零件，回國自己裝配就可以了。」

「工程師說：「可以的。」」

聽完工程師的講解後，到附近的螺絲廠參觀，工廠外表很新式。到接待室，廠長告訴我們工廠建立不久，但訂單如雪片般飛來，供不應求，所以要擴充工廠。工廠做機器螺絲和木工螺絲二種。

他引導我們參觀，一個工人管好幾部機器，只見機器轉動，很少看見工人，工人只要把原料放在機器裏，就可做出一個個的螺絲，材料用完，紅燈就亮，再加材料，機器又開始工作。工廠乾淨的很，跟歐洲的工廠大不相同，專使看了很高興說：「我們要按照美國的方法振興工業。」

他們談話中，我到外面看有沒有壞人。這飯館菜雖做的好，但房子不講究，房門是用門簾的，我在外邊轉了一圈，沒有閒人就同座位。專使

看我離開座位，走一圈又回來，問我做什麼？我說我到處看看有沒有閒雜人。專使：「你這個副官長很好。」

活塞圈在汽車的機械中是重要的一部門，很薄的一層鋼圈套在活塞上，使汽車產生力量。汽車有沒有力全在活塞圈，若是圈子太小或不圓，就會漏氣，車子就沒有力量。

活塞圈有兩種：

1. **壓力圈**：很薄，以前用生鐵做的，現改用鋼。有彈性，嵌在活塞圈的邊上。

2. **油圈**：在壓力圈下面，把汽車的機油打上

，供給壓力圈油量之用。油圈又有一個壓力圈用生鐵做的，較厚。萬一第一個壓力圈漏氣，這個可以補救。

在我們參觀之前，總工程師告訴我們：「火

福特汽車也買我們的東西，所以生意好的很。」我看了覺得我學機械工程學對了，回國後，也要仿造他們用機器製造機器。

參觀完後，到芝加哥Drake Hotel。領事請我們吃中國飯，有一個商人作陪。我們談到美國治安的問題，都說美國治安不好，常有搶劫的事發生，中國人和中國人仇殺，美國叫唐戰（Tang War.）

他們談話中，我到外面看有沒有壞人。這飯館菜雖做的好，但房子不講究，房門是用門簾的，我在外邊轉了一圈，沒有閒人就同座位。專使

中國城好萊塢巡禮

舊金山有中國城，我們到了舊金山，領事和

中華僑招待我們吃中國飯。僑領姓吳，他致歡迎辭，向專使敬酒，專使謝謝他們。因為我姓吳，所以他們把我舉起來。

吃完飯，在街上逛逛，街上有電車，像香港一樣熱鬧，我們在街上走了一圈，就坐汽車回旅館。

我們在歐洲沒見過影城，專使對影城很注意，認為關係文化，太重要了。所以，我們坐汽車到洛杉磯好萊塢。

我們先到旅館休息，後去看影城，影城面積很大，在沙漠上，專為演電影而用。建築物有一

影城規模非常大，電器設備完善。宮廷、城牆都是假的。專使說：「美國拿影子都賣錢。」

我們看電影試片，後回洛杉磯，在中國飯店吃飯，然後回舊金山。

次日，由領事帶路遊舊金山，在舊金山碼頭上船，坐日本客貨兩用的船，船上都是日本人，船長親自招待我們。早上，吃日本稀飯，有醬菜，多年沒吃醬菜，非常新鮮。

一路上風平浪靜，在船上大部分的時間看電學，船走了五天到達夏威夷。

太平洋夏威夷日本

夏威夷那時是屬於美國的一個島，美國派總督駐那裡。島上人民以日本人最多，另有土著、中國華僑。

華僑招待我們吃中國飯。僑領姓吳，他致歡迎辭，向專使敬酒，專使謝謝他們。因為我姓吳，所以他們把我舉起來。

船到夏威夷後，領事前來歡迎專使，因為船要停留兩天，所以我們上岸住旅館。在旅館稍微休息，坐汽車周遊全島，汽車開到山上風很大，可以把人向後推，汽車也不易開動。島上盛產鳳梨。下山後，同旅館休息。

下午，參觀博物館，館內陳列的都是土人用的器具和住的房屋。在美國統治夏威夷之前，有一位酋長統治全島，所以我們到酋長的宮殿去看，簡陋的很，所有的裝飾品，都是用羽毛做的。

土人喜歡跳舞，用麻做的裙子圍在身上。他們吃麵包果，這種果子像小文旦一般大，不能生吃，一定要摔軟才能吃。製造麵包果的方法是放一塊石頭，石頭兩邊各站一個人，把麵包果扔在石頭上，一個人扔，一個人接，直到把麵包果打成像皮球一般大才可以吃。

參觀水族館，水族館很大，都是平房。用海水養海裏各式各樣的魚，非常好看，在別的地方沒見過這麼大的水族館。

第二天清早，開車到海邊看夏威夷的浪板水上運動。海邊的浪特別大，衝浪的人在浪板上，有站着的，有臥着的，看起來很危險，但沒有淹死人。

回旅館吃飯，飯後在街上轉一轉，街道非常乾淨，路旁賣有本地做的花環，領事送每人一個。晚上開船向日本航行。

在太平洋上約十天，都是風平浪靜。過國際換日線（International line），覺得白天好長，沒有晚上。

這艘船是客貨兩用的，船上設備非常好，有健身房，房內有很多裝備，個人方面遊樂玩具有機械馬，有馬鞍可供乘騎。在船上可作騎馬的運動。

船快到日本之前，船上舉行舞會。船上有美國人、中國人、日本人，舞會是化裝舞會，非常的熱鬧，會後船上的人合照作為紀念。

船到達橫濱（Yoko Hama），碼頭比不上歐洲的，但人很多。船靠岸後，日本大官及中國公使館員同來迎接專使。我照顧行李，把行李單子交給運輸公司後，隨同歡迎人員坐火車到東京。

日本的火車是窄軌，車廂比歐洲的小多了。沿途沒有山，人口密集。抵達東京，我們住進帝國大酒店。東京於一九三二年有次大地震，很多房子倒塌，但這個飯店仍然完好如初，所以生意很好。飯店房間很小，佈置是歐式，吃西餐，也有舞場、俱樂部，有很多歐美人士在那兒跳舞，不過舞場規模小多了。

惡補日語參觀士校

我們住進帝國飯店，飯店的房間規模很小，房間除牀外，就是一張桌子。專使懂得日語，常跟日本人出去，隨員們待在飯店聽命。

旅館的報紙有兩種：英文報和日文報。日文報有很多中國字，看完後，大意可以懂。旅館的Boy都是男的，而且是大學生。有個Boy知道我英文很好，希望我教他英文，他要教我日文，我

看這個機會很好，立刻答應。

日本人對英文認識的很多，就是音念不準，所以我念給他聽。他教日文的普通會話，又幫我買一本外國人學日文的冊子，於是我開始讀日文，還是用 Gladys (葛蕾蒂斯) 教我念英文的法子，一字一句的念，學了兩、三天學會好幾句話，專使見我和侍者講話，說：「你也可以講日本話了，繼續學習。」在日本住了兩個多禮拜，所以離開時會說好多日本話。

專使抵達東京後，有很多人請客，所以我弄了一個表，列出日期和請客的人家，專使高興地說這個表太好了。由這個表，我知道專使什麼時候不需要隨員，就找時間看看日本風光。

旅館門口有三輪車，輪子很大、很高，車夫會說幾句英文。我坐上車，叫他繞旅館轉一圈，頭一天轉小圈，後來越來越大，所以附近的情形都了解。每天轉一個鐘頭就回旅館，怕專使找我。

此行沒有參觀日本軍隊，只參觀日本士官學校。

日本士官學校是我父親的母校也是專使的母校。參觀的那天，專使很高興，吃完早飯就坐車到日本士官學校。

學校建築是木頭造的平房，和在漢口的日本兵營差不多。徐專使拜會校長，校長看見專使很高興，專使會說日語，而我們不會，所以他們談的是什麼都不曉得。見校長後，參觀教室、宿舍、馬房、教學用的兵器庫房，看見學生在操場上操。因為房子是散佈的，所以我們走很多路。

這時，我想起父親在日本受訓的情形，生活

很苦，穿的皮鞋不合適，可能是日本人虐待中國留學生。

回程途中，我和專使坐同一部車，專使問：「你願意學陸軍嗎？如果願意，我保送你進士官學校。」我說：「我想一想。」過了一會，專使說：「你想到如何？」我說：「中國需要工程、建設，沒有實業為後盾，軍隊是打不贏的。所以，我想還是在交通、實業上為國効力，有了成就後再加入軍隊。謝謝專使的指示，我暫時不學陸軍。」專使認為我說的很對，就不保送我加入陸軍。

我心想：我父親、舅舅和專使都是學陸軍的，但打不出個名堂，我加入還是沒用。

日本料理與日本戲

在日本沒參觀兵工廠，而參觀造船廠，規模很大，工人很多，花了一天的工夫去看。晚上，日本政府請徐專使吃飯，地點設在日本大料理館 (Gisha)。

我們坐車到料理館，沒有叫我們洗手，直接就到餐廳。餐廳沒有椅子全是榻榻米，要席地而坐。因為我們走了一天，腳很不乾淨，襪子有破洞，看起來很不雅觀。有妓女唱歌、陪酒。

我盤腿坐不舒服就跪着，有位妓女叫我放輕鬆些，不必跪着。跪了一會又盤腿坐，非常的不

習慣，真想找張凳子坐。我覺得手不乾淨，就往外走到洗手間洗手，洗完後回餐廳入座。

有一對骨科醫生艾倫夫婦，醫生六十多歲，太太三十幾歲，我們同搭船到日本，他們見了我

一會兒，來了好多的妓女，歌女在唱歌、跳舞，跪在我對面的妓女向我敬酒，酒杯很小，妓女拿着一個很小的酒壺替我倒酒，我看其他的人也是這樣。過了一下子，主人用日語演說沒有翻譯，只有專使聽得懂。主人說完後，專使也用中文演說，演說完後看歌舞，歌舞和歐洲的完全不

同，吃了日本飯，菜少的很，吃的很不過癮，邊吃邊看人們跳舞。在地下坐了二個鐘頭，真是難過。飯後，回旅館休息。

第二天，專使獨自一人出去。晚上，日本大官宴請專使，同樣上日本館子。這些大官都長的很矮，看起來很不順眼，而且他們的行動很不禮貌。

飯後，看日本戲，日本的戲院比不上歐美的宏偉。戲院是搭個鐵篷，裏面放板櫈，就成了戲院。專使坐在前頭，我們坐在後面。戲的佈景簡單的很，音樂用日本音樂，演員沒有一點表情，看的非常沒趣。在那裡待了兩個鐘頭後回旅館。

進旅館大門，看見門口貼着紅紙條，晚上有舞會，要預先訂座位，我訂了一個位子，侍者問：「怎麼只有一個人，跳舞怎麼跳？我幫你介紹一個明星？」我問要多少錢？「美金一百到二百塊。」我想沒得專使的允許，僱舞女跳舞不好。就說：「我訂兩個位子，到時自己找舞伴好了。」夜總會到晚上十點多才開始，專使因為今天

酒喝多了回來就睡。於是，我換衣服到夜總會，

舞場很小但人很多，我看裏面有同船到日本的熟人。

中
外
雜
誌
(七) 樹鈞與我

很高興，請我和他們同桌。

日本的旅館不大，桌椅又小，坐起來非常的不習慣，舞場歐美人士居多，很少日本人。音樂是從倫敦學來的。我問侍者何以不到巴黎學？他說：「巴黎的音樂都從倫敦學來的。侍者見我英文說的很好，問我是英國留學的吧？學那一科？我告訴他我學工程，問他學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學音樂，也到過巴黎。管理夜總會不容易。」我說：「你辦的很好，只是桌椅太小了。」他說：「沒辦法，生意好，人多。」

醫生年紀大，不敢多跳，就對太太說：「這是

一個很好的舞伴，你儘量的玩。」這時有電話找醫生，他接電話去，只剩我和醫生太太，她問我：「回中國後，住什麼地方？」我回答：「還沒決定，專使不知要住那裏，不過大半在北京。」她叫我把北京的住址告訴她，她也要到北京。

不久，醫生回來說：「明天日本醫科大學請我演講，我先回去，你們跳好了。」跳舞時，艾倫太太說：「我願意和你做個永久的朋友。」兩人跳到散會，艾倫臨走前對我說：「明天我先生去演講，你能否抽空陪我到銀座去看一看。」我說：「這很難說，要靠機會，我明天打電話給艾倫會談，隨員不必跟從。所以，馬上打電話給艾倫，她很高興。

那天，專使很早就離開，不久我接到艾倫的電話說她先生也走了，叫我到她的房間去。我到了她的房間，她叫了二杯咖啡。她說：「醫生的太太死了，登報找太太陪他週遊世界。」

醫生原籍英國，兒女長大了都離開他，醫生在美國很賺錢，所以他很有錢。」我說：「我剛畢業，專使挑中我跟隨他，我學這一行，掙不到多少錢？」兩人約定每天十一點半到夜總會。
從旅館出發，坐汽車繞東京。東京比倫敦、巴黎小，而且街上儘是電線桿，上面貼好多紅紙條、白紙條，人行道不整齊、清潔，行人的服裝也不整齊，穿着日本拖鞋到處亂跑，市中心還好些，郊區都是日本房子，街道窄小，和歐洲比起來差的太遠了。在街上轉了一個多鐘頭後回旅館休息。

休息一會，坐日本車子到銀座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，兩人進去參觀一會，到一家歐化的咖啡店，喝咖啡、聊天，她問我要在東京住多久？我說：「不知道，要看專使的決定。」

喝完咖啡，我們看時間還早，想看看日本的公園，司機告訴我們：「附近有公園，如果你們不方便，我陪你們進去玩。」

十一點多回旅館，很巧地在門口碰到專使，專使說：「你不是工程師，還是位外交家。」

土耳其的大使等侯要覲見日皇。
我們等了約一刻鐘，有一位日本官員出來說，日皇要見專使及全體隨員。帶我們進入另一個大廳，看見二個日本人站在廳堂當中，二人之中有一位是現在日皇的母親，旁邊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年是太子。我們一步一鞠躬，走三步就到太子的面前立正，專使往前走一步呈遞國書，太后把國書交給大禮官。專使介紹隨員，介紹完後，專使一鞠躬往後退三步向後轉，我們跟隨專使出大廳，稍微停了一下，向禮官致謝，然後坐原來的馬車出宮。

晚上，日本國宴歡迎專使，場面隆重。有一位日本大官代表日皇演說，說日文，沒有翻譯；專使用中文致答辭，由公使館的人員翻成日文。宴會完畢，看藝妓跳舞，表演後，大官代表日皇贈勳章給我們，大家照相留念，直到十二點才散會。

第二天，專使讓我們自由活動到處看看。我買了一份東京地圖，想找一位嚮導，問茶房能找到？他問我要男的或女的？我說：「要女的，會說英文或中國話？」他介紹一位很美的女人，我問要給嚮導多少錢？他說：「一百美金一天。」我又問：「多少錢一個鐘點？」還是很貴。他問我能出多少？我說：「半天二十塊。」這女人答應了。

她問我要到那裏？我說：「你覺得那兒好玩，就到那兒去。」她陪我看地下鐵路，坐了一個多鐘頭的車到日本鄉下看看。
鄉下都是農田種稻，農戶的房子都是木頭的，人煙稠密，和英、法兩國人煙稀少不同。本打

算雇一部計程車到處看看，但是公路不好，所以沒租車子。

高興，就答應結婚。

在船上談論中西文化

到了鄉下，這個女人說餓了，我們就找了一家小料理館吃東西。吃完飯坐車回東京，她要逛百貨店，我沒興趣，就到公園走一走，逛了五個多鐘頭回旅館，我給她二十塊美金，她就離開了。

日本的地下鐵道比歐美的小多了，裏面擁擠的很，站著的人多，坐著的人少。我學的是工程，所以對地下鐵道很有興趣。

父親電促回國結婚

在日本，接到父親的來電，由陸軍部打到日本公使館轉來的，父親說我已經廿八歲學成歸國，應當成家，父母的意思打算我回國後馬上結婚，汪小姐師範學校已經快畢業了，最好年底成親，問我的意思如何？

這個電報，專使先看過，問我怎麼辦？我說：「順者爲孝，結婚就結婚。」專使說那太好了。當時我想：結婚是人生大事，出國前沒有能

够和汪小姐在一起談談，彼此了解，而且汪小姐比我小五、六歲、有五、六年沒見面。這種結婚的辦法，心理很不贊成。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辦法。汪小姐在中國長大，沒出國。而我雖是中國人，但受歐洲教育，一切舉動、思想都歐化，結婚後，兩人一定不能合得來，因爲教育不相同，知識相差懸殊，將來成立一個新家庭不是簡單的事。總之，我是男人，可以感化她，但絕不能娶外國人，也不能離婚，錢小姐爲我而死，想起來總是不舒服。爲使兩家人

專使考察日本完畢，準備坐美國總統號的船回上海。我們一清早坐火車到橫濱，中國公使及日本政府代表在碼頭上歡迎我們。

上了美國總統號以後。第二天，我到專使的房間去，專使很高興的對我說：「你已經學成，考察也完畢了要回中國，我現在問你覺得中、西文化有什麼不同？你說給我聽。」

我說：「中國文化有兩種：一是精神的，也就是人性。卽所謂的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恥這一套，研究這一套的人叫『士』，另外，有農、工、商三種技能的叫『人能』。人性加上人能，才可以成爲完美的文化。」

中國比歐洲開化得早，但是因文字書寫困難，只有在人性上發展，造成讀書人的特別階級叫

「士」。本來士和農、工、商應該一起發展的，但把它們分開，造成士和農工商脫節，農工商沒有發展是中國文化最大的毛病。

歐洲的文化不同，把精神文明放到宗教上，不僅用法律同時用宗教神來約束人民的行動。在人能方面極力發展科學，用科學的發明、製造來改善人民的生活，所以有輪船、火車、飛機、電報、電話，幫助人民進步，用人能培養人性，所以國家富強。也就是說，中國發展人性，沒有發展人能，所以民貧國弱。

中國立國精神以孔、孟學說爲主。孔孟學說旨在維持人性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以農爲本，別的都不提。人不工作，所以吃的不够，一經荒年、水旱、天災，朝廷的控制力就不够，人民起來反抗政府，於是改朝換代。這些起來革命的是武夫、土匪出身，他們取得天下後，又用孔孟之道治天下，講仁義道德，沒有生活知識的發展，以至後來遇上天災、人禍，人民又反，這樣的遞換成了固定的公式。秦始皇時覺得孔孟學說不對，於是焚書坑儒，但沒有新的東西叫百姓遵從，所以到二世就亡國，後來繼起的朝代又把四書五經拿出來讀，直到清朝庚子之戰後才有轉變。

我說：「一方面扶助孔孟學說。中國自從革命後，打倒孔孟思想，我們要把孔孟思想扶起來，不要讓它倒下。一方面要有新學說的建立。」

「清代廢科舉，辦學校。內有李鴻章，外有張之洞，他們直接購買外國的鋼鐵廠，設立在漢陽。另有兵工廠、針、絲、麻廠及造幣廠，用硬幣代替銀子。辦經心書院、兩湖書院，研究天文、地理，又辦普通學校，不到幾年就把武漢三鎮變成中國最新式的城市。但有人反對他，說他債太多，要罷他的官，他說：「人存債在，人死債亡。」才免於死罪，把他調職。朝廷的一些官員都去搶主管的位子，拿四書五經的知識辦工廠，結果通通關門。」

張之洞離開職位時，覺得後起無人，所以把經心書院的學生送到歐洲、日本留學。我的父親

舅舅和表哥，他們是第一期的學生，我們是第二輩的，父親這輩對中國沒有多大的改革，我們這一輩要創造新的學術新的作風代替四書五經，發展農、工、商，堅強國家。

專使說：「叫你在西點軍校學陸軍，你不學

是什麼道理？」我說：「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後就沒太平過，要消滅軍閥建立有為的政府，需花很多時間。我今年已廿七歲，等到剿平軍閥，我人也老了，學問無用武之地。打戰就是拼命，拼命就是什麼東西都要拋棄。而我要保存我的學術，一

方面著書開通風氣代替四書五經，在農工商事業上求發展，這是我的志願。」專使聽了說：「很有道理，我用軍事建造太平，來發揚你的學問。」

與徐暢談富強之道

次晨，我起的很早，想到要回中國了，昨天和徐專使談的很愉快，洗完臉後到專使房裏，他也起來了，看見我說：「昨天你說的人性和人能

，我想這也是我們和禽獸不同的地方。人性方面——我們有孔孟學說，歐洲有宗教。人能方面有土、農、工、商各種技能，高於禽獸。

中國的孔孟學說和歐洲宗教一樣，站在右腿上，左腿是農工商。庚子年，我們用一條腿和歐洲的兩條腿作戰，怎能不敗，將來回國一定要把這兩樣配合好。

專使問：「回國後，你打算怎樣建設中國？」

我回答：「回國後，我跟隨專使，不知專使要派我做什麼？」專使說：「你先說。」我聽聽看。」

我說：「我到歐洲時一條腿，而英國是兩條腿，是完全的。考察歐美、日本各國時，發現歐

洲國家以宗教為右腿，農工商為左腿，引導國家走向富強之路。日本以孔孟學說為右腿，歐洲的農工商學說為左腿，走向富強的道路。

孫中山先生看中國腐敗，起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。革命期間把全部力量用來推翻滿清，沒有時間顧到建國的方法。我覺得建國不是缺什麼買什麼，輪船和火車在中國已行駛多年，但沒法建造火車和輪船。再者，歐洲的醫學比我們強，不是我們一下子就能學會的。

中國有位明白人——張之洞，他把外國整個工廠買來，和外國一樣生產、製造。用外國的方法辦學校，但成績不好，主要是沒有課本，學生無法上課。於是，派人買日本的書到武漢翻譯，所教的東西都是中國所沒有的，學生回去告訴父母，父母說這要不得，失了國本。於是一些湖北的讀書人聯合起來找張之洞，張之洞沒有法子，只好辦個存古學堂，請他們推荐有學問的人作校長，請教員，在武昌找棟房子當做存古學堂，招收學生。

招來的學生都是一些老先生的子弟，讀四書五經、資治通鑑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張之洞派經心

：「2. 海軍納爾遜大將打敗西班牙艦隊，佔領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海口——布羅陀海峽，使得英國到印度的航線不受任何阻礙。自此以後，稱霸世界。」

專使問：「英國是王國，我們是共和國，讀他們的書與時代合不合？」我說：「王國和共和國只是國體的不同，而士農工商是相同的，沒有力關係。」專使說：「你不要管我的想法，回國去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我說：「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，不是一下就能弄好的，要找一省作為基地，最好的省份是湖北省，基地是武漢三鎮，武漢位居全國中心，又居長江中部，京漢、粵漢鐵路的交叉點，又有張之洞辦的新興事業作基礎，辦起來是很快的。

唯一要緊的是書，提倡讀英文，大學直接能讀英文，不需要翻譯就能接受英國的文化，小學、中學、職業學校用翻譯書。」說到這，我站起來說

：「中國能做翻譯工作的人不多，大部分留學生是泥菩薩鍍金，假的居多。真正的找一本一本地翻譯，很快地能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。」專使說：「我很贊成你的意見。」

我說：「要復興中國，第一要教科書。」用那編書，只要把他們的書翻譯過來教學生就行了。」專使問：「為什麼要跟著英國走呢？」我回答：「因為軍隊作戰是精神、物質兩種聯合作戰。」

「1. 英國陸軍在威靈頓將軍的率領之下，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，割加拿大與英國使法國一蹶不振。」